

卡 夫 卡

寓 言 与 格 言

卡夫卡著 张伯权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7 年 · 哈 尔 滨

责任编辑：贺铭华 王晓南
封面设计：徐小丽

卡夫卡寓言与格言

Kafka Yuyan Yu Geyan

卡夫卡 著 (台)张伯权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8 14/16 插页 3·字数 70,000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73,288

统一书号：10093·796

定价：0.90 元

ISBN 7-207-00100-2/I·19

目 录

两个卡夫卡（代序）	2
寓言	6
格言	35
他：一九二〇年札记	62
附录	73
独不见：忆卡夫卡	74
磨难与热情	107
自传简历	115
年谱	117

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卡夫卡



两个卡夫卡(代序)

不要绝望，甚至不要因为“你并不绝望”这个事实而绝望。当一切似乎山穷水尽，天欲绝人之时，一股新的力量又从你的内在油然涌现，帮助你，而那便意谓你仍然是活着的。

——卡夫卡的日记

卡夫卡就是一个卡夫卡，永远不能分割的。但是从某一个意义而言，写小说与寓言的卡夫卡是一个卡夫卡，写格言、日记与书简的卡夫卡又是一个卡夫卡。当我们与前者晤对时，觉得他是一个天才艺术家（胜于一个人），而第二个卡夫卡却令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受难的兄弟，一颗赤裸的灵魂，盲群的牺牲者。他告诉了我们他的痛苦、绝望、懦弱、恐惧与孤独，也告诉了我们他的希望与快乐。

卡夫卡的格言数量不多，只近两百则而已，比诸其他作品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却足以与它们相

颇颇而毫无减色。卡夫卡很重视这些格言，不惜花费非常的心血将它们抄写在分开的纸片上，并加以编号。卡夫卡的每一则格言都很精短而且完美独立。而他的小说，单就精略的轮廓看来，给人一种强烈的困惑，隐含某种意义的感觉，虽动人，却有一种“无法饱满”的遗憾。

在小说中，卡夫卡把个人极主观的内在经验及隐藏于心灵深处的呕心真实，和现实世界梦样的幻灭治于一炉；把他个人内在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外在世界合于一体，把我们引进一个更新更尖锐的经验领域中。但是他的格言却如锐斧般击破了我们心中的冰海，使我们如同亲身经验了一场极大的不幸；唤回了已然遗忘很久的感觉，而激苏了碎心的乡愁，格言中，他一再强调人内在的那种恒不可灭的，纯洁而神圣的精神力量。正如 philip Rahv 所说的，虽然他为人类的失败和绝望创造了空前的意象，虽然他常常感到受困于尘世，然而并没有摈弃永不毁灭的内在信心。相反的，他奋力求借文学把人类的尘世提升到“诚挚、真实与永恒”的境界。而这“不可毁灭”的观念便贯穿了他的一生。就这个意义而言，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近于托尔斯泰的。“人如果对于内在某种不可毁灭的东西失去了永恒的信仰，人便无法生存。”这便是卡夫卡一生的“宗教信仰”。

“写小说的卡夫卡”纵情地描述“疑虑”与“不安”，描写人类失落迷惑在情感的冰漠中；“写格言

的卡夫卡”却是锲而不舍，指示人类所应走的“道路”，人不是生下来便注定要被某种困惑迷缠的。他有两则格言这么说道：“手攫牢石头，能攫多牢就攫多牢。但坚稳地攫牢只是为的可以将石头掷得更远些。石头落在哪里，路也就伸到哪里。”“人，你必须走完全程，怎么也逃不掉的。”“把你的大好财富好好握紧吧，你挺立着，你的双腿所占有的面积要比你所站立的那一片土地还要广大。”当然，我们无法把卡夫卡作品中同时存在的两种相对的观点生硬的割划开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悲观或是乐观那是小学生的情绪！我们总不能因为伟大的莎翁说了一句“人生不过是晃动的影子”，便说他思想颓废吧？当然，他的格言也有描述绝望的悲愁与茫然的困惑，令人为之恐惧而屏息。而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也并非全是一片无助的荒原，仍然是不息的闪烁着希望的光辉。在小说中，卡夫卡把自己放逐在天使与魔鬼、善与恶两岸之间的恶海上荡来荡去，虽然没有被吞噬，但多么艰辛。在格言中，他控制了自己，表现出昂然独立的精神，不再为“悲剧”与“荒谬”所玩弄，而是挺立起来奋抗，为我们写出了一条艰苦但却关系生死的真正道路：人类的自由意志可以击碎命运的阴谋。他唤醒我们湮没已久的良知，结束了“亚历山大式的战争”，预示了一个和平的年代，预示“希望”将从那无底的“虚无深渊”浮冒出来。

我们不若古人那般幸运，这世界令我们太难堪

了，可是我们必得忍受环绕在我们四周的一切痛苦。坚韧地忍耐——就是一种胜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不是一具躯体，而是一串成长的过程，它以各种方式让我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我们要忍耐和自制，同时更要有同情心，“我”受着恐惧不尽的折磨，只有以爱才能破除这层恐惧。人必须凭他的感觉去摸索生命，因为与人交往才会诱使一个人去做自我思考，生命的意义即是存在于我与第二者日常相互的关系之中。卡夫卡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四日的日记上这么写着：“这个洞穴对我们而言太湫窄了，而我们若不如此相互靠近，恐惧便会爬上我们的心坎。”

我相信卡夫卡，因为他是真挚的，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给了我生存的勇气……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

寓 言

有一个寓言，正捏着生命的痛处……

论 寓 言

许多人抱怨说，智者的话往往只是一堆隐晦、谜样的寓言，对于日常生活（我们唯一而且仅有的生活）毫无助益。当圣哲说：“越过彼方。”他的意思并非真要我们越过到什么真实的地方，然而如果值得的话，我们是可以达到的；他指的是好远好远，如神话般的地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自己也无法准备指明的地方。所以，对我们今世一点帮助也没有。实际上，所有这些寓言仅是表示：不可理解的就是不可理解的——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却必须每天苦心焦虑去思索，“思索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关于这点，有一个人曾说过：“何必这样勉强呢？只要跟随寓言，你自己就成为寓言，根本不必每天苦心焦虑了。”

另一人说：“我敢打赌，这也就是一个寓言！”

第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不幸地，只是寓言式的赢了。”

第一个人说：“不，实际上，你是寓言式的输了。”

一支变形动物

我养了一头古里古怪的动物，一半象羊，一半象猫。父亲死的时候把它交给了我。但是，在我饲养它的这段时间里，它的形态却起了变化；起先它看起来象只羊而不象猫，现在它既象羊又象猫了。它生有猫样的头和爪，但体形却象羊；两眼长得各异，一只猫眼，一只羊眼，露出狂野的神气，而且千变万化；它有柔软的绒毛，紧紧裹贴着身躯；它的形态有时轻跃活泼，有时踮脚默行。当它躺卧在窗缘外的阳光中时，身躯便曲蜷成一个球，还幽幽地哀鸣着；然而当它一旦出了外面的草圃，便又生龙活虎般地四处狂奔，根本捉拿不住。倒是它从不与别的猫儿来往，而且还会攻击羊群。

月色皎洁的晚上，它最喜爱在屋顶上徜徉。它讨厌耗子而且又不会咪咪叫。虽然它可以在鸡埘旁边隐伏几小时，但从不乘机攫杀。

我用牛奶喂它；看起来牛奶很合它的口味。渗过锐厉的獠牙，滋滋一口气就被吮光了。很自然地，他变成邻近小孩子们寻找乐趣的对象。星期天早上是大家过往相访的日子，小孩子们便全都围站在我身旁。

接着他们便提出一些极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只这样的动物呢？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拥有它，而别人却没有呢？以前是否也有一只跟它一模一样的动物呢？万一它死了，又该怎么办？它可曾感到孤独吗？为什么它没有子女呢？它叫什么名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

我从来不愿费神去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我坚决的拒绝对自己的私有物作进一步的解释。偶尔孩子们也会带来几只小猫，有一次他们还真的牵来了两只羊。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失望，因为这些动物之间彼此毫无相识之感，只以其目光静静地凝视着对方。显然，它们都认为对方的存在是一种神话似的存在。

这头野兽坐在我的膝上，既不知害怕亦无追逐嬉戏之欲。我承受着它身躯的重压，它倒是十分惬意的样子。对于这个将它饲养长大的家庭，它始终忠心不渝。然而这种忠诚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贞节意义，只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不渝的本能罢了，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它有着数不清的亲戚，也或许它与它们根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对它的保护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有时候当它盘绕着我嗤着鼻子闻闻嗅嗅，或者在我的腿间喘气时，我不禁笑了起来，仅仅因为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做羊与猫并不使它感到满足，它几乎坚持着也要做一条狗。有一次，我的事业遭遇了挫折，简直一筹莫展，这种事情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我这着棋的举落关系我全部的事业，终于我决定放弃一切。就在这种心绪中，我躺在房里的安乐椅上，这头野兽蜷伏在我的膝头，无意间当我往下一瞧时，瞥见几颗眼泪悬垂在它的横须上。那是我的，还是这头动物的呢？难道这只与羔羊的灵魂相处的猫也拥有人类的欲念？

父亲遗留给我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这项遗物却是弥足珍贵的。

猫与羊都是不安于静的，但是两者的好动就象猫与羊不

一样是互异的。缘此之故，它的表皮对它而言实在太狭窄了。有时候它会跃上椅子，把前足搭着我的肩膀，鼻头凑近我的耳边，好似对我耳语一般，而事实上，它确然把头偏转过来，瞪着我的脸，想要瞧瞧它对我的沟通在我的脸上所凝造的表情。因此，我不得不装得若有所解释的点点头。之后，它便跃下地面，欣然跳跃着。

屠夫的刀子对于这只动物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是既然它是我所承继来的一项遗产，我必定不能这样做。所以它只有等待自然的死亡，等待最后一口气自然的呼出身旁，虽然如此，有时候它却以一种人性的谅解眼光凝视着我，对于此刻盘聚在我们双方心头的事，露出一挑战的神气。

小寓言一则

“唉，”老鼠叹道，“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小了。起先它是那么大，大得叫我骇怕。我只有跑，不断地跑，当我终于远远看到左右两堵墙时，我是多么高兴，但是这两堵长长的墙却迅速地变得狭仄起来，以致于如今我身陷在此最后的一间小屋里了，角落里还设了一只我不得不奔进去的捕鼠机。”

“你只须改变你的方向。”猫说道，同时吃掉它。

叩敲庄园之门

夏天里，一个炙热的日子。我和妹妹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幢巨宅的大门。如今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出于恶作剧，

或者只是无心地在那扇门上敲了一下，或者只是作作势而已，根本就没有去叩敲它。沿着道路往前走，大约一百步光景，然后由此向左转，便是村庄了。这个村子我们并不十分熟悉，可是当我们经过第一幢村舍时，便看见几个村民走过来，对着我们友善而温和地打招呼；然而每个人显然地都露出惊惧的颜色，惶恐不安。他们指指刚才我们经过的那幢庄院的宅邸，提醒说我们叩敲了那扇大门，庄主必将因此问罪，审讯马上就要降身了。我依旧表现得十分镇定，一边试着使妹妹不要害怕。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去叩敲那扇门——纵使她敲了，也无从证明的。我把这情形试着向周围的人说清楚；但是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噤口不言。之后，他们告诉我，不只是我妹妹，连我也要遭受控告，因为我是她哥哥。我只是点点头苦笑。大家都回头凝望庄园，仿佛一个人瞻视着远方的一缕青烟，企待着随之升起的火焰一样。就有那么巧，我们正好看见一支骑兵，驰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庄园。尘土高高飏起，掩蔽了一切，只见得闪烁的矛头与枪尖。然而就在马队尚未全部隐入庭院之前，他们立刻调转了头，对着我们直奔而来。我认为自己一个人便可以应付得了，便要妹妹马上离开，可是她不愿意。我告诉她，那么至少应该回去妆扮一番才好见面，人家是绅士先生哩！终于她听了我的话，踏上迢远的归程。一会儿，大批骑士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尚未及下马，便要索求我的妹妹。此刻她不在，但是过了一下会回来的，这是很显然的答案。他们漠然接受了这个回答，认为把我逮住了才是要紧的事。这伙人的领头人物似乎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他是法官），以及他那个沉默的助手，名

叫亚斯曼 (Assmann) 的。他们命令我进入村里的一家客栈。我摇摇头，提提裤子，把我的话慢慢地说给他们听，然而这班人却以冷锐的眼神审视我。我还是不敢相信，仅凭几句话他们便会把我这一个城市人给释放了，并且不失体面地离开这群乡下人。但是等我刚刚跨过客栈的门槛时，那法官——他早已赶在前头等着我了——便说：“我真的为这个人感到抱歉。”毋庸置疑，他并非意指对我目前的情况而感到抱歉，而是指那既将降临我身上的事情。这个房间与其说是客室，不如说是牢房。地上铺着石板，四周墙壁，除了其中一面钉着一个铁环外，到处黯黯黢黢的，濯然无饰。室中央摆着一张象是简陋的小床又象是手术台之类的东西。此刻，我所忍受的不是囚牢里的空气是什么呢？到底是它，抑是这个问题：我仍然有被释放的希望吗？——这才是大问题呢？

一种常见的困惑

一个普通的经验，导致一种常见的困惑。A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必须到H地与B会面。他到H地是为了作一次初步的会访，到那里去的路程只需十分钟，回程也是一样，他一回来便马上向家人吹嘘他的远征探险。翌日，他再度赴H地，这一次他要把事情作个了结。因为从表面上的臆测，这一趟需要耗费数小时的时间才能办完事，因此A一大早便出发了。但是，虽然一切情况与昨天完全一样——至少依照A的判断是如此——这次却费了十小时才抵达H地。当他在晚上抵达那里时已经疲惫不堪了，有人告诉他说，B对他的失

约感到十分懊恼，已在半小时之前动身到A的村庄去了，因此他们必然是在路上互相错过了。人家劝A留下来等B。但是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放心不下他的事，于是又立刻动身赶回家去了。

这一次沿途他不曾注意什么别的事物，只是专心一意惦念着秒针的移动。他从家人的口里知道B很早就到了，那时A才刚刚踏出家门，事实上B在门口碰到了A，并且向他提起他的事情；但A却回答说他有事在身没有时间，马上就要走了。

姑且不论A这种令人百思莫解的行为，B仍然留下来等候A回来。虽然他问了好几次A是否还没回来，他还仍然直直的坐在A的房间里等候。A兴奋地冲上了楼梯，因为立刻就要与B会面并且向他解释一切了。当他就快要到达楼梯顶时，却绊了一交，扭伤了筋腱，抽痛得几乎晕了过去，甚而都叫不出声音来，只能在黑暗中微微呻吟着，他听到了B的足音，却无法分辨出他是在远远的地方，抑或近在身旁——B走下了楼梯，勃然大怒，而后永远的消失了。

桥

我僵硬而且冰冷，我是一座桥，我横卧在一条深涧上。我的足趾搁在一边，我的手指紧紧抓住另一边，我把自己牢牢地钳进碎土里。我的衣摆在一旁飘动着。下面深深的地方流着冰冷的鳟鱼溪。没有半个旅客到此无法通行的高地游荡，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座桥的踪迹。所以，我躺下并且等候；我只有等待。只要不坠落，一旦跨卧为桥，便无法停止做一座桥。

有天接近傍晚时刻——是第一日？抑是第一千日？我分辨不清——我的思绪混淆惶乱，永远绕着一个圈子回转。那是夏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溪流的怒号渐渐变得更低沉，我听到了人类的脚步声！对着我来，对着我来。挺起你的腰，桥，放下你的容颜，展开你的微笑，准备让这位过客信任你。假如他的步履摇晃，便要使它沉稳，但假如他举步踌躇，便要让他瞧瞧你是什么东西做的，同时象一位山神一样很快地把他送上对岸。

他来了，他用手杖的铁尖轻轻地敲着我，然后挑起我的外衣下摆，同时把它们好好地覆在我身上。他把手杖的尖端刺进了我凌乱的头发中，而且任它留在里面，久久不抽出来，当他毫无顾忌地审视他的四周时，显然已把我忘掉了，我只是随着他陷入沉思中，于高山之顶，于溪谷之上。但就在此时，他的两足跃上了我的躯体。我痛苦欲裂，我颤抖，我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是谁？一个小孩？一个梦？一个旅人？一个自杀者？一个诱惑者？一个毁灭者？于是我便转过身来想要看看他。一座转身的桥——当我尚未完全把身体扭转过来时，我已开始下坠。我坠落了，一瞬间，我被那些尖锐的岩石撕裂，戳穿了，这些岩石一向从急奔的滚木中安详地往上凝视着我。

普洛米修士

关于普洛米修士的传奇有四则：

第一则：因为背叛了众神对人类的秘密，他被钳锁在高